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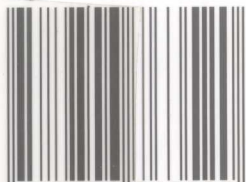


太阳底下的混子

阿聊 × 著 陈小如 × 图

八零后 之后
真实的文学与人性生态
他们足够年轻
却已历尽沧桑

ISBN 7-80676-352-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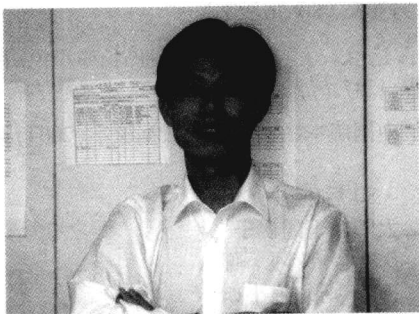
9 787806 763520 >

ISBN 7-80676-352-X/I.085

定价： 20.00 元

太阳底下的混子

阿聊×著 陈小如×图



阿聊,1980年4月2日出生于皖西南一个破落的贫农家庭,六岁开始上学,七岁开始逃课,八岁开始迷上小说,用鸡蛋偷换来的《西游记》、《水浒传》、《薛家将》、《杨家将》、《呼家将》、《岳飞传》、《隋唐演义》、《聊斋志异》、《红楼梦》等古典图书在十岁前全部翻看完,其程度犹如热恋中的少女如痴如狂。自小的经历,培养了对文学的浓厚兴趣,也养成了多愁善感、纤细敏感的性情,对秋水沉思、对苍穹流泪似乎不为罕见。

进入中学,开始移情别恋,猛攻数、理、化,但闲暇时仍手捧琼瑶、眼窥古金,透过《窗外》默看《几度夕阳红》,手握《小李飞刀》向往《神雕侠侣》的浪漫爱情,并开始尝试着身体力行,不幸的是都以失恋而告终。大学毕业后回到故里,心情忧郁,壮志未酬,在干了一段时间误人子弟的行当后,便再次发奋攻读,终于跌跌撞撞闯入北京某梦寐以求的名校成为研究生,并从此开始我的另一种人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太阳底下的混子/阿聊著. - 上海:文汇出版社,
2005.1

(80后生态)

ISBN 7-80676-352-X

I. 太... II. 阿...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4903 号

· 80 后生态 ·

太阳底下的混子

作 者/阿 聊

摄 影/陈小如

策 划/万语文化

编 选/行易工作室

特约编辑/郑 燕

责任编辑/黄 勇 陈飞雪

封面装帧/姚 荣

出版发行/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制 版/上海久鼎制版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9 × 1194 毫米 1/32

字 数/200 千字

印 张/10.375

印 数/1 - 10100

ISBN 7-80676-352-X/I · 085

定 价/20.00 元

编者前言

“80 后”之后的生态

我二十岁,我不允许别人说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

——尼采

“80 后”这一称谓,本意是指出生于 1980 ~ 1989 年这十年间的写作者群体,其小说写作的品质可以有高下,但其小说写作的风貌,无疑该是丰富多样的。但是,考察当下充塞着阅读者的耳目、被出版界和媒体娇宠、仿佛早已约定俗成了的“80 后”,面目是如此单一和板滞。这个“80 后”,分别来自“神童作家”、“新概念作文”获奖者、“青春小说”,再被统一打造成“金童玉女”、“青春偶像”。这样的“80 后”,他们先声夺人,袒露了现代大都市年轻一群独特的生活情状和人生体验,以少年波希米亚式早熟放荡的身体写作,亮出了叛逆的身姿,对于“80 后”这一称谓的出现和被瞩目,他们功不可没。

然而,一叶障目势必抹杀整个森林。时下几乎成为时尚代名词的这个“80 后”,不仅遮蔽了整个“80 后”写作群体的创作真相,而且正以一种话语霸权,打压着与“金童玉女”、“青春偶像”别样的写作;正以一种造星机制及其市场陷阱,诱惑着年轻

的写作者。我们希望以我们的“80 后生态文丛”，带动读者瞩目另一波正在风起云涌的“80 后”写作群。他们拔节生长于头缠彩练当空舞的“青春偶像”之外，他们无法被“新概念作文”获奖者、金童玉女、美貌华服、酒吧 DJ、出国、飙车、校园等等任何可以炫人耳目的词语所归纳。我们无法、也不愿沿用“偶像”、“实力”之类来自港台演艺界的术语对他们分门别类。“80 后之后”，是我们对他们的重新命名。我们希望以此表达我们对他们的理解乃至赏识。

“80 后之后”的一群不是吃青春饭的艺员，而是文学激情高涨的写作者。他们怀揣对文学的热爱和信奉起步，从他们的作品里不难发现 20 世纪 80 年代文学先锋的烙迹，窥见名家大师的影子。他们固守文学立场，坚实地行走在中国社会的底层，体味着他们青春的漂泊和疼痛。他们勤奋而沉默地阅读、思考、创作，神出鬼没啸聚于他们自己的江湖，不时以闪现灵光的奇特之作让世界发现他们的存在价值。他们深深地扎根于我们这片不断被希望点燃又不断被苦难窒息的大地，以小说为一代人代言，是未来中国文学的希望所在。我们愿意根据我们对文学的理解，重新看待“80 后”创作群，汰沙留金，让真正富于文学天赋且脉动着人间阵痛与热望的年轻选手，不至于淹没在时代的喧嚣无序和新星们层出不穷的幻影中。

“80 后生态文丛”首推五本。

浪迹天涯、只能靠互联网呼叫的是黑天才和阿冢。黑天才的《脏》记录了他亲身经历的一段流浪生活，如今他正在安徽一乡村小学支教。正如他在小说中说的：“我只能继续流浪，等待着在任何有金子的地方留下来。”《钥匙在窗栏的阳光下》的作者阿冢原是一音乐少年，毕业后却选择了写作。如今他居于杭州的郊县，整日宁静地写下沸腾在他心中的故事，写完一部分就从南走到北，在自虐般的行走中，看他所能看到的世间相。

《太阳底下的混子》翻滚着神圣的人生理想破灭后的愤懑、无奈、自嘲；《烟花烫》落英满地全是青春爱情的碎片，他们都在痛定思痛中出走，然而如影随形的依然是青春的迷惘。

《百合长出翅膀飞了》是五部小说中唯一一部女孩子的作品，极为纯情和美好。一个丧失了说话能力的舞蹈女孩的爱情故事，仿佛一朵在暗夜中怒放的百合，终究以它的洁白纯净照亮了每一颗在黑暗中徘徊、挣扎的心灵。

不错，这五部作品处处可见初学者的稚拙，但你无法无视他们散发着中国边缘的、原生态生活味儿的表达，亦无法不被他们这种表达所撼动。他们迷恋着爱情，但这爱情远远超越了青春萌动阶段的生理需求，而与人生的求索合二为一。与其说他们写的是青春的躁动，不如说他们铭记的是青春生命的搏击。

他们张扬的青春无一例外都撞上了现实的暗礁和险滩,但他们的翅膀未曾被折断,他们未曾放弃。

我们的工作会持续做下去,直到“80后”一代人出现自己的文学精英和代表性人物,有如“迷惘的一代”的海明威,“垮掉的一代”的金斯堡和巴罗斯。

行易

2004年12月

要杀毒！狠狠杀毒！这怎么行呢！这样会生病的！学生们一面忙着张罗一面嘴里也学着阿文的口气，对，要杀毒！狠狠杀毒！会生病的！会生病的！

第一章

(一)

从家到学校八里，从学校到家也是八里，阿文马上又发现不对，从学校到家应该是八里半。回来路过一片树林时，阿文至少在树林里转了半圈。树林不是很茂密，树阴也稀疏得像痢痢头上的疤痕。阿文好不容易找到一个阴凉的地方，眼睛往四周环视了一下，一只手从短裤管里把生殖器掏出来，半天，一股黄黄的液体才从他那里淅淅沥沥滴下来。阿文不明白那里涨得那么厉害却怎么只有这么一点，他使劲用力挤了挤，最后还是有点失望，只感觉到那里面一种隐隐灼痛。他低下头仔细看了几眼，觉得那根东西软软垂掉在那里很无聊便使劲抖了抖，最后挤出一滴黄黄的液体在空中划了半个圈后飞到他嘴边。他用舌头舔了舔，咸咸的。

树林里虽然没有多大风，但比起外面来还是凉爽多了，阿文干脆躺下来，把刚领回来的教材垫在草地上，从休闲短裤里掏出一支烟，拼命地吸起来。他双腿大丫着，一只乌黑发亮的蚂蚁兴高采烈地从他敞开的裤腿往里钻，里面的味道很快逼得它拼命往外跑，一路上跌跌撞撞，像是中了毒的鸡。

阿文到家时，太阳还狠狠地在西边挂着，一天的热浪就像锅里的蒸汽在天地间翻滚，躲在树叶丛林的知了发出声嘶力竭的哭喊，灰黄滚烫的地面上的灰尘堆积成厚厚的一层，车轮驶

过碾出一道道深深的印迹。

他把单车靠墙停稳，将手中的书往地上一扔，冲他父亲得意地叫道，以后上厕所不需用稻草了。阿文当初闻到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教材后，就感到一种冲动。他想起遥远时代的一个冬日的深夜被稻草磨擦屁股的情景，那时候他老是闹肚子，而最要命的却总是在午夜万籁俱寂别人都熟睡的时候。阿文每次闹肚子总要被母亲教训一顿，而后总在母亲的责怪声中披着父亲的棉袄战战兢兢地闯入刺骨的北风中，一边忍受着极寒的侵扰，一边看着站在旁边打盹的母亲。那时候，阿文最大的愿望就是等到长大后在家里挖一个粪坑，粪坑不一定要求大，但要足够让阿文冬天闹肚子的时候可以一次拉个够。不过，这此后的擦屁股的经历又得让阿文记忆上一辈子，母亲随手从稻草垛上抽出一缕草，然后稍微揉了揉，就往阿文屁股上揩，那滋味应该不能叫痛，但比痛还让人难以忍受。那些冬夜的刺激给了阿文此后无数的灵感，他慢慢懂得发明纸的人原来如此伟大。

想着祖辈们在稻草的摩擦中走过一生，阿文有点不寒而栗，尤其是听说他爷爷小时候用厕所里的砖头、砾石擦屁股时更是激动万分，学习的劲头猛增，可惜的是爷爷死了，死之前还是坚持几十年前的老习惯，老说用写着人名的纸擦屁股有罪。

爷爷的这种善良的品质一直传承到父亲身上，直到阿文上了大学，阿文此后的作业本才小心翼翼地被父亲动用。虽然如此，阿文今天的举动还是让他父亲吃了一惊，他擲着浑浊的眼睛望着阿文，眼睛上边一根灰白的睫毛激动得迅速颤动着。

现在可以好好享受享受了。以后放心,作业本、考试卷多嘞,一天上十回厕所也用不完。阿文不屑地朝父亲看了看,随即把衬衫从头上脱下,摸了摸身上的灰尘和汗水,然后把衬衫揉成一团,随手扔到单车前面的小篮里。然后朝父亲走过去,一起扫拢地面上晒的谷子。

(二)

今晚母亲特意为阿文做了几样菜,有素有荤,而且花色品种不少,显得非常丰盛。吃饭时,阿文认为应该邀他叔叔一起喝几杯。叔叔不太喜欢喝酒,但每逢阿文请他时都兴致盎然,酒量大增。阿文认为这是酒逢知己千杯少的缘故。自从阿文考上师范后,叔叔对他一直寄托着殷切的希望,就是工作落实后的前几天还经常为阿文出谋划策,阿文觉得叔叔在这方面比父亲强多了。

桌子摆放在稻草散乱的门口,母亲忙里忙外上菜递饭,阿文和叔叔、父亲光着膀子穿着裤衩围在桌边坐着,每人肩膀上搭着一条湿漉漉的毛巾。母亲问阿文喝什么酒,三人想都没想就要了白酒。

像猫尿一样无味,喝一桶都不起劲,叔叔首先就反对喝啤酒。

像钵里腌的白菜水,酸酸的臭臭的,父亲坐在板凳上看了看阿文。

还不如喝白酒有劲！阿文表示赞同，并从他母亲手中接过酒瓶。

辣口的几杯白酒刚灌进肚，阿文就感到汗布满了全身，手臂上，肩头上，肚子上，背上，凡是身上有感觉的地方阿文都能感觉到汗水的滚动。

叔叔和父亲也不停地用毛巾擦汗，一边喝着酒一边骂着该死的天，一边注视那纹丝不动的风扇叶——电依旧没有。

天上没有风，嗡嗡叫着的蚊子就像战斗机一样在他们周围盘旋，随时准备进行狂轰滥炸。母亲建议去燃一堆烟熏熏蚊子。燃烟很简单，将烧着了的稻草或其他橘柑喷上一些水，潮湿控制了火势，浓烟便产生了。

阿文没有赞成燃稻草，说烟味太呛人，再说现在天还没有黑，过一会儿也就来电了，拍拍蚊子就可以了，父亲和叔父马上赞成。

那天晚上，阿文三人喝了两瓶白酒，脚底下的地面都被汗水浸湿了，三人流出来的汗水就像阿文憋了三天后撒出的一泡尿。拍死、戳死的蚊子估计有成百上千只，坠落的蚊子漂浮在汗水表面，这壮观的景象使阿文想到了大屠杀，如果叫蚊子写一篇战斗檄文，肯定会用上“血流成河”、“尸骨飘野”等凄惨的词语。阿文不是蚊子所以阿文根本就不去想。

咱们家里终于有了一个当官的了，叔叔说这话时突然在阿

文的背上狠狠拍上一巴掌,把阿文筷子上夹着的一片黄瓜震飞到父亲的碗里。

阿文然后听到身后蚊子坠落地面的声音和父亲回答叔叔的声音:还早呢。

阿文觉得父亲很虚伪。家里出了一个当官的,这话是父亲首先教给叔父说的。叔叔当时对阿文考上师范不以为然,而且一个大专院校;叔叔从未指望阿文能考上什么人大、北大,但也不希望阿文考师范院校。在叔叔的心目中“省粮食学校”是最好的学校,毕业后能分配到粮站工作。阿文明白叔叔的苦心,在粮站上班家里交公粮时不要求人陪笑脸。

阿文的父亲对这种观点极不赞成,他认为老师好,究竟怎么好,父亲说不上来,反正他高兴。只要他高兴他就认为好。老子出钱供儿子上学还不就是为了老子高兴,阿文认为这是父亲的观点。

阿文自己也不喜欢当老师。什么单位都比老师强,老师要钱没钱要权没权。阿文说这话时,父亲总是狠狠地抽旱烟,古铜色脸上的肌肉一颤一颤,瘪瘪的腮帮子一鼓一鼓。阿文这时候便自动离开。

明天到爹爹坟头去烧烧香,给爹爹和奶奶磕几个头。阿文又听到父亲沉闷的声音。

阿文想应该去,尤其应该去给爹爹磕头,爹爹是为阿文而死的。爹爹接到阿文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时,激动地对着屋外强烈的阳光,颤颤巍巍地看着手中薄薄的红纸,嘴里喊着:家门兴

旺,家门兴旺!然后一头栽倒在地上。父亲说爹爹活着一辈子就是为了等阿文的这张通知书。

叔叔对这个意见极力支持,并表示明天一大早就陪阿文去上坟。叔叔说这话时又打死了三只蚊子,擦了三次汗。旱烟上红红的火点在叔叔一吸一吹中或明或暗地闪动着。

母亲把桌上的饭碗、菜碗收拾干净,又从厨房端来一盘水给阿文洗脸,然后钻进厨房忙碌起来。阿文便陪着父亲和叔叔在门口乘凉。



(一)

正式上班是在八月的最后一天。刚吃过早饭,阿文就匆匆往学校里赶。

太阳没有出来,但一天的热已经开始了,风一丝都没有,露水在嫩绿的草叶上摇晃着。时而轰轰驶过的三轮车扇起一路黄黄的灰尘,几辆破旧的摩托也扬起一路尘土嚎叫着擦身而过。

阿文到学校时,腿上的汗水粘着尘土像女人脸上重抹的胭脂,白色的T恤衫变成了白灰色,被汗水湿透紧贴在背上。

在快要到学校门口时,单车前轮磕碰在一块大石头上,阿文险些摔了下来。上班的喜悦被这一切搅得无影无踪,看着眼前一片破旧的教室和宿舍,想到自己将要在这里度过几年、十几年,甚至是一辈子,阿文就感到很丧气,尤其是刚走进学校大门,就碰到从厕所里出来的校长时,阿文就感到特别的晦气,他觉得这不是一个好的开头,以后的一切都很糟糕。

校长刚从厕所出来时就看到了阿文,热情地向阿文打招呼。阿文看到几只绿头苍蝇在他身上飞来飞去,同时还闻到了一股厕所里特有的臭味,便有些厌恶地扇了扇鼻子,心不在焉地和校长一问一答。

文老师,来了。校长一边说,一边把刚刚揩过屁股的手递

给阿文。

来了。阿文闭着眼睛把手递了上去。

很热吧？校长摇晃着阿文的手。

很热。阿文抽回手。

吃了饭吧？

吃了。

哈哈，年轻人……校长拍拍他的肩。

哈哈。阿文也笑了笑。

校长是一个四十来岁的老头，个头高高的，身体微胖。宽宽的额头，高挺的鼻梁使阿文相信他年轻时一定很帅。其实校长人也不错，对人也比较和善，但阿文却总是感到有些怪怪的。凭直觉他就不喜欢校长，究竟不喜欢他哪里，阿文不知道。既然范大明、曹晓宝、欧阳通他们不喜欢，阿文肯定也不会喜欢。

阿文还没有正式报到时，范大明和曹晓宝便热心地向他介绍了学校里的情况：谁贪污谁腐败谁乱搞女人，都一一向阿文叙说。阿文对他们的信任很感激，并决心工作正式落实后马上加入他们队伍之中。

在他们评说之中，校长的罪过最多。但事后一想也都是些小事，只不过小事一多便成了大事。比如，校长规定上课期间不准打牌，不准喝酒，在教室里不准抽烟，在学生面前不准穿短裤，在公共场合不准说黄色笑话，禁止随地大小便等等。阿文觉得如果这些小事都禁止，那和西方中古时期的黑暗统治没有